



十九世紀
的偉人

香港新華書局印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再版

十九世紀的偉人

原著者：鮑斯高慈幼會司鐸 Ruffino Ugocioni

譯者：鮑斯高慈幼會修士胡重生

發行者：香港聖類斯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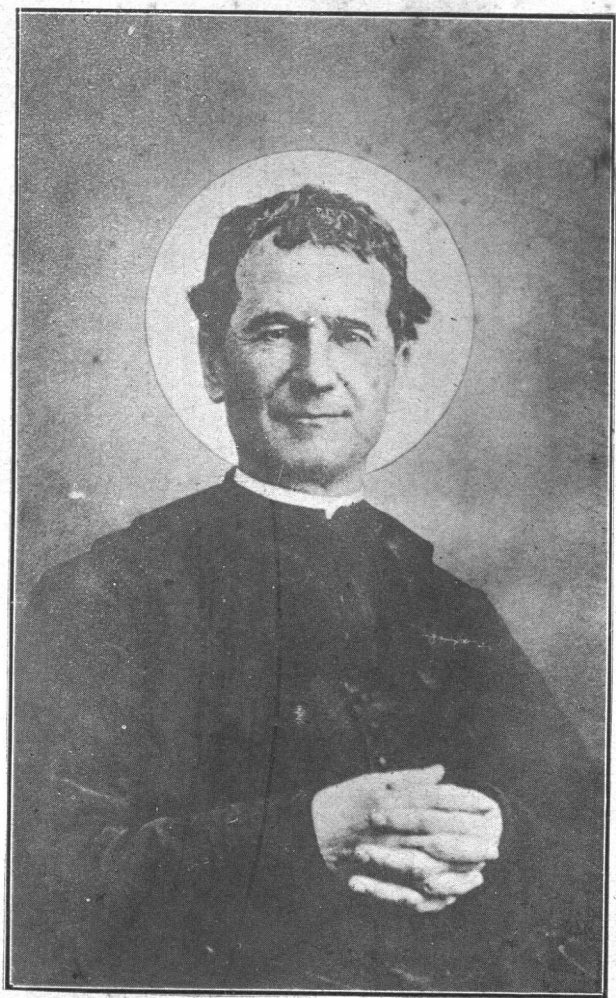
印刷者：香港天主教慈幼會聖類斯工藝學校

發行所：上海杭州路七百四十號斯高學校

香港西營盤第三街聖類斯學校

澳門十六柱無原罪學校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高斯鮑望若聖

8071/72/00

(意) 烏古斯貝奇 (Ugucioni, P.)

胡適之先生 香港聖安多尼堂

李士德先生 香港聖安多尼堂

十九世紀的偉人

Nihil obstat quomodo imprimatur

Sac. CAROLUS BRAGA, S.C.

Nihil obstat quominus imprimatur

E. Domo Missionis, die 13 novembris 1939.

SAC. L. FUNG

Imprimatur.

Datum Hongkong, die 13 novembris 1939.

✠ HENRY VALTORTA

Vicarius Apostolicus

Hongkong.

◀ 印 承 校 學 藝 工 斯 類 聖 港 香 ▶

St. Louis Industrial School Salesian Printing Press, Hongkong.

譯 者 序

可愛的青年，這本書是專爲你們寫的。中文聖鮑斯高的行傳，固有好幾部，可是，那些都是爲大眾閱者而寫的。若要找一部適合青年心理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今奉慈幼會中華區會長畢少懷神父，(Rev. Fr. Charles Braga) 把意國名家烏古斯安尼氏 (Raffaello Ugucioni) 所著的一個意大利的偉人 (Un Grande Italiano) 譯成華文，以餉諸中華青年。

按著者的主意是用超雋的筆墨，生動地，流利地，把鮑聖的言行記述出來，爲吸引青年的興趣，去閱讀這位青年之友，大聖鮑斯高的行傳。現在書雖已譯成，而且譯者也懷着和著者一樣的主意，然而時間倏促，草草譯成，自然不敢自信真個能運用超雋的筆墨，生動地，流利地，把鮑聖的言行譯述出來。希望你們——可愛的青年，隨時指正；那末後來再版時，定可刊出一本比這更完善的聖鮑斯高行傳了。

本書合訂爲一冊，共約四百頁。全書共有八十餘幅插圖。青年閱者念了本文，又看了圖畫，便能彷彿置身其境，愈可明瞭當時的情節。

可愛的青年，請你們拿起它來念吧！這樣你們可以認識這位十九世紀的偉人，怎麼熱切地愛你們的青年，怎麼他不但愛意國一國的當其時的青年，同時他也愛了全球的以後世百代的青

年；並且也可知悉他怎麼熱燃着打救青年靈魂的神火，渴欲把萬世萬國的青年都獻給天主。你們念了這書，就能振起精神，不怕艱苦，勉力效法這位那麼愛你們的良友的美表，而達到成聖的地域。這是著者和譯者所共同厚望於你們的。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聖安德肋宗徒瞻禮慈幼會修士胡重生
識於香港筲箕灣慈幼會神學院。

悲 慘 的 曙 光

小若望的童年好像耶穌的一樣，是很悲慘的。你們還記得麼？耶穌聖嬰，剛生在世上，黑落德王就想謀害他；他便急急忙忙的逃往埃及去躲避。小若望才會走路的時候，不幸他的爸爸就死了。這小小的孩子遭了這麼重大的禍患，你說怎麼樣的痛苦呢！他父親身體本來是很強壯的，性情又很好。他歡喜耕田，度着農家的生活。一天患了劇烈的肺炎病，不過四天，就死去了。小若望那時還不滿二歲，可是這樣慘劇的印象，始終未曾把它忘去。三十年後，鮑斯高神父這樣敘述給他的學生說：『我那時還未滿兩歲，我的父親就死了；他的容貌，我現在記不起來，我祇記得那時我母親和我有這幾句話：「我的小若望，你現在沒有父親了。人人都由死者的臥室走出去，祇有你堅要留在那裏，來呀！若望，來！」』

『爸爸不來，我也不來。』

『我的好孩子，快些來吧；你已沒有爸爸了。』

她一說這幾句話，就哭了出來，一面抱我出去。我見她哭，也就大哭起來。一個那麼大的孩子，能明白什麼呢？

可是『我的小若望，你現在沒有父親了。』這句話，常留在我的腦中。除了這件痛事之外，直到五歲，我不記得別的童年的事。

孤兒之父

你們知道爲什麼天主要聖若望鮑斯高童年時經歷這番重大的痛苦嗎？我們本不能妄想猜度天主的聖意，但是鮑斯高神父日後要做這許多貧苦孤兒的慈父，也許爲了這個緣故，天主願給他在幼時，嘗着失怙的痛苦，使他更能體貼貧苦孩子的心理，去愛他們。換句話說，天主的深意將要把他們托給他照料啊。

小若望雖然失了父親，天主却賞了他一位好母親，使她好好的去負全責，教訓她的兒子。

母親

小若望的母親叫瑪加利大奧其納，她是從加比奧到碧基來的。加比奧是一個美麗的小村子，它位在一座小山上，差不多和碧基相對着，彼此祇隔着一個小山谷吧。

她是一個貧寒的農婦，恐怕連讀書寫字一點也都不會的，她却會諄諄教導自己的兒子，真是一位有才能的賢母啊。

她有三個兒子：最大的是她的繼子安多尼，這是方濟各鮑斯高前妻所生的；還有若瑟和小若望。

媽媽瑪加利大是一個熱心的女教友，她知道天主賜給靈魂神恩中最大的是信德，所以她盡力使自己的兒子們保全這個珍寶。

仁慈的天主俯視着那些貧苦的孤兒，每天早晚上好媽媽叫孩子們跪在自己身邊，求天主賞賜他們日用的糧食，神形的康健，勇敢戰勝生命的艱難，善盡各人的本分。等到孩子們一開了明悟，她屢次領他們到聖堂裏去，跪在神父跟前，預備他們妥當告解；而她自己也必常先告解，給他們立好表樣。

她口中隨時說出有益的話來；那些話充滿着聖教明智的道理，好像晶瑩的甘露。

她常說：『我的愛兒，天主看見你們，時時處處天主常看見你們，我可以離開你們，但是天主和你們常在一起。』

夏天晚上，附近田間的蟋蟀唱得非常熱鬧，燦爛的明星，正在碧天上閃爍着。媽媽指着天，向孩子們說：『那些美麗的星兒，都是天主造的。天空已是這麼好看，那麼天堂又將怎樣美麗呢？』

早上，一家老幼往田中工作去的時候，路旁的草兒，還披着星星的露珠。遠遠地，有在終年蓋着白雪的阿爾卑斯山峯背後，照耀着一片紅光。好教師——他們的賢母——便乘機高聲說道：『天主爲我們——他的兒女，造了不知多少奇妙的東西！』

到底有時所見的不是這樣歡悅愉快的事。譬如剎那間，落了一場大冰雹，田中的禾稼，都被它打壞了。孩子們個個苦着臉，默默無聲，眼看自己白白的辛苦了一場。那時媽媽給他們說：

『我可愛的孩子，我們應當俯首順從天主的安排。天主所賜的，天主收了去。他是主人呀，爲我們，是一個試探。爲惡人，是一個懲罰。』

冬天晚上，全家圍坐在火爐旁，外面風聲呼呼的怒吼着，夾雪的雨打在玻璃上滴瀝作響。媽媽說道：

『我的好孩子，我們該怎樣愛慕感謝天主，他賞了我們一切必需的東西！他真是我們天上的好父親！』

愛 德

他們雖是窮苦人家，却有愛德的心。那時連年饑荒，要飯的乞丐到處都是。他們充滿着希望來到碧基的那家窮苦人家門前，知道那裏必能乞得到一些東西的。

有許多次，那些行踪可疑的人們，在黃昏的時候，蹣手蹣足的跑來敲門。他們也許是逃兵，日裏躲在附近的森林中；也許是正式的賊徒，被巡警們所查緝的。瑪加利大始終是好好的收留他們，從未杜門謝客。人人都可得到一大碗菜粥或是一塊麥餅。若有人沒處過宿，那麼就在小若望家鄰近的草房裏，可以尋到一處溫暖安樂的地方，來度他們的長夜。

有時賊徒或逃兵還未走上草房的木梯時，巡警可怕的夜燈已打亮在場上了。不幸的人那時只好由後門逃走。那些捉拿匪徒的巡警由前門走進來了，瑪加和大也請他們坐，給他們泡茶，任憑他們取煖休息。

一次，有幾個不幸的人，逃走不及，抵好躲在隔壁房裏，和巡警們不過隔着滿佈窟窿的牆；巡警講的話，他們也都能聽見。巡警們也知道瑪加利大這樣收容衆人，他們也都本着公教純正的愛德精神，所以始終沒有在她家裏搜索或捉拿匪徒，奪她照顧貧而又不幸的人的權利。

這些行踪可疑的人，往往出於不得已。才做這樣的勾當，他們並不是喪盡天良的；所以受了瑪加利大這樣仁厚愛德的待遇，心中自然被她感化了不少，到了念夜課的時候，他們也跪在地下；那些好久不念，或者已經忘記了的經文，再來同着那些孩子，也都勉強念起來了。

誰說愛德祇是送人糧食呢？人不但有肉身，而且還有靈魂，這是確實無疑的道理。

工 作

媽媽瑪加利大一面教孩兒們祈禱和修養其他爲教友的德行，一面教他們習慣於勤謹的工作。整天裏，她從來不許他們空閒無事的。小若望年方四歲，已經會幫助哥哥們做家裏的瑣事：如掃地，拂塵，汲水，劈柴，放牛，牧羊等。他年紀稍長後，也會燒飯，搗乳，同時也會做其他更困難的工作。不過這些還是省力的事；至於田中的工作，那就愈加辛苦了。田間工作是寒暑無分的，絕早太陽未出，便要起身；吃了少許東西後，就要往田裏去，在那裏大家快快活活的工作，直到日落西山才止，其間不過在午飯的時候，稍爲休息一點兒。他們晚上睡的床褥也是很粗鄙的；可是小若望一合眼就睡熟了，到了天明才醒，連身也不轉一轉的。

後來，小若望開始上學的時候，他的兩條小腿又該經受着一番磨煉了。他每天來回四次，所走的路，大約有二十公里。

小若望是這樣養成的，所以他的體格壯健，精神充足，且能刻苦耐勞，不怕艱難。

聽 命

小若望也從小即學會了聽命，他從來不覺得聽命的困難。

媽媽瑪加利大堅決不移的去施行自己的職權，同時又知道諄諄教誨，善言開導。這樣的教法自然令人樂意聽命，毫不爲難了。不過有些做母親的，爲了絲毫小事，就要拳打腳踢，天翻地覆。同時有些却一味嬌養溺愛，寬縱自己的兒子。瑪加利大不是這樣的，她是一個好母親，她很鎮靜和藹，能約束自己，從不敲擊自己的兒子，也不許他們率性妄爲；有時也恐嚇他們，但一見他們真心後悔，也就寬恕他們了。她教他們知道孝愛母親，並使他們知道懼怕自己行爲的不好，使母親難受。小若望兄弟們所以容易服從，聽媽媽的命，就是爲了這些緣故呢。

三 兄 弟

小若望弟兄一共三人，脾氣各不相同。

最大的就是小若望的異母哥哥安多尼。他是個粗暴善妒的人，憑恃着他的氣力，欺侮弱小的弟弟。又凡不是勞動的工作，他也一概卑視。

他常常這樣說：『讀書有什麼用處呢？讀書的人都是懶惰沒有用處的，人應當作工，不要白費時間去讀書寫字，我生長得這樣高大，却從來未有讀書的。』

他常常這樣無理地自誇。有一天，小若望對他說：『我們的驢子比你生得更高大，牠也沒有須要讀書呢！』

安多尼懷了這種笨拙鄙俗的觀念，見了小若望希望讀書升神父，就千方百計的難爲他。

瑪加利大雖然想了各種方法去給他解說，也毫無見効。爲令小若望能够好好的去讀書，不受他哥哥的阻擾，不得不忍痛叫他離開家庭，到別處去。

若瑟是小若望的第二個哥哥，他比安多尼來得溫和鎮靜，他很專心耕田和做家裏的瑣事；如果田間的工作不阻當他，他很想經營生意，做一個商人。

小若望的性情是很激烈的，也有強固的意志力，他天資聰明，態度端莊，不多講話，而善於觀察。卷髮的小頭願能想出許多有趣的遊戲來，使他的同伴們個個都喜歡和他接近。那時天主在他腦中，演了幾次奇妙的夢。

初次奇夢

小若望九歲的時候第一次做了一個奇夢。現在請鮑斯高神父自己來講給你們聽罷。底下就是他的說話：

『我年紀差不多九歲的時候，做了一個夢；它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中。我覺得夢中好像是

在我家附近很廣的場上；有許多孩子正在那裏玩耍。有的笑，有的玩，同時，咒罵天主的也不少。我聽了那些咒罵的話，立即跑往他們那裏，拳打口呼，叫他們住口。那時顯出一位衣服華麗，令人尊敬的中年男子。他披了一件白袍，他的面孔這樣光輝，令我不能注目。他喚我的名字，又命我統領那些孩子；一面給我說了這幾句話：「不要打他們，但應該用溫良與愛德去獲得你這些朋友的心。現在你還要給他們說明罪惡的醜陋和德行的寶貴。」

『我很畏怯地回說我是個貧窮無知的童子，不會給他們講論聖教的道理。那時孩子們，不再爭鬥，吵鬧，咒罵天主了。大家都圍着那個講話的人。我差不多自己也不明白說什麼：你是誰？我繼續說道，命我做這樣不可能的事？』

『就是因為你以為這些事不可能，你應該聽命，求學，使它們成為可能。』

『我怎樣可以求學呢？』

『我給你一位女教師；你受了她的教育，自會變成一個智者。沒有了她，什麼智慧也是愚蒙的了。』

『但是，你究竟是誰呢？』

『我就是你母親教你每日三次問候她的兒子。』

『我的母親給我說，要是沒有她的允許，不准和那些不相識的人來往；所以你給我說出你的名字來吧。』

『我的名字，你可以去問我的母親。』

『那時我見在他身旁有一位面容莊嚴的婦人，身上穿了一件光耀的敝衣，好像到處都有極亮的星兒閃爍着。她見我越講越錯亂了，就喚我到她跟前，和藹地執了我的手，給我說：『你看。』』

『我一看，才知道那些孩子都逃跑了；只見一大羣羊，狗，貓，熊和其他多種動物。

『那個貴婦繼續說道：『這就是你的田園，你該在這裡工作。你當成爲一個謙遜，剛強，壯健的人；現在你見這些動物所遇的事，你該去替我的兒子們做。』』

『我那時轉眼一看，方才那些兇惡的動物都變爲馴良的綿羊，個個跳着跑來立在四周叫着，好像慶祝那人和那個貴婦，這時，常在夢中，我哭起來了，我央求那個婦人給我解說，使我明白，因我一些也不懂得。她便一手按着我的頭，給我說：『到了時候，你一切都會明白的。』那時一陣亂聲警醒我的甜夢；什麼也不見了。我覺得很奇怪。我的手，因爲剛才所下的拳頭，還有些作痛，我的臉，被那些頑童打得好像火熱般似的；那個男子和那位貴婦，那些所說所聞的事，依然這樣生動地湧現在我的腦中，當晚竟至不能成寐。』』

詳 夢

第二天早上，小若望到了廚房裏，就將夜間所夢見的事，從頭至尾，講了一遍。那時聽者的見解，各不相同。若瑟哥哥同他開玩笑說：『我希望你將來做一個看羊的或看別的牲口的牧人。』』

他的媽媽瑪加利大接着說：『誰知你不會升神父呢！』

安多尼帶着譏笑的樣子，粗聲說道：『將來你做個賊頭。』

最後，他的老祖母斷定說：『夢中的事，管它做甚？』

可是這個夢是由天主來的；後來碧基鄉的小牧童所當奉行的使命，已完全地顯示出來了。那些無禮，鬥很，口出惡言的孩子，就是表明這許多貧苦無告的青年，天主願意遣發一位宗徒，由罪惡醜陋的深坑裏救出他們來，引導他們同登天國。

要改正這些不幸的青年，到底該當取怎樣的態度呢？不當用敲打強暴的方法，要溫和慈愛地開導他們。聖母就是這種教育法的良師，她是母親之中最仁慈最偉大的母親，她常在鮑斯高神父身旁，帮他奉行這個艱鉅的使命。

那些頑皮無禮的孩子，好像小若望夢中所見的野獸，受了這種教育，變成了聽命的好孩子，如同綿羊一般；其中也有許多死後被人視為聖人的。

小 宗 徒

小若望雖然沒有完全了解這個夢，到底因此他明白了一件事。他心中老早很願意升神父，為管理孩子們和自己的小朋友；這個奇夢顯出天主降福他的意願，他必能有實現的一日。

小若望年紀還小，不能讀書，但他已經做了他同年朋友的宗徒，那些朋友都是他隣居的孩